

最早写与《全唐诗》相关文章,是1979年春从《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见到孙望先生《全唐诗补逸》的摘刊,觉得有些疑问,写了两三千字请教,由王运熙老师转寄。孙先生恭楷回信,虚心接纳,逐条解答,正式出版时更多处引用。王老师告:这样的文章,已经可以发表,但孙先生已经接受,就不要发了。我当然同意,原稿与孙信都保存,至今未刊。

就此与《全唐诗》结缘,凡补遗辨伪,补充事迹,考察本事,校订文本,无不涉及,更愿重新编订新本全部唐诗,最近几年更全力以赴,椎轮大备,定稿可期。所涉问题之复杂,斟酌之艰难,不曾身历,难以体会。去年在校内作一公开讲座,朋友们更望得知其详,我也乐意陆续作一说明。先说跨代诗人的判断与处置。

唐诗,顾名思义是唐一代的诗。唐之起讫为618-907年,今年为唐王朝建立1400周年,值得纪念。但从宋明两代起,皆视五代十国为闰唐,以十国纳土之下限为唐诗收官时间,现也无必要再作改变。

改朝换代,旧朝的千万吃瓜群众一齐在新皇万岁欢呼声中迎接新朝,这就给一代文献之整理出了难题:跨代作者及其诗作该如何编录?

由隋入唐者好办,毕竟人数不多,也没有大家。李密存诗一首,作于入隋前,他曾短暂归唐,瓦冈义举于唐由开辟之功,收不收都有充分理由,大不了另编一卷,凡人虽入唐,诗作唐前,或得见唐王朝成立,却依附割据政权,始终没有仕唐者,皆收此。

濠上漫与

麻烦大的是五代十国入宋者,人多,存诗也多。怎么办?前人有定例,凡入宋后作品太多者,可以仅收入宋前诗,若徐铉、李昉皆如此,我当然从善如流。前人还有一例,即十国降主本为人主,人虽归宋,诗不算宋诗。我虽循现代理念,人主首先是人,归宋,也拥护赵家,为什么《全宋诗》就不收?但特事特办,故李煜、钱俶可以完整收录,仍是好事。北汉末主刘继元,归宋多年突然作诗一首,《全宋诗》硬不要,我不收都不行:北汉一朝,就存这一首诗,毕竟还是培养过杨老令公的有文化的王朝。

从南宋以来,有好几位诗人一直认为是唐人,且留有诗集,比如刘兼、王周,各唐诗选本都收他们的诗。明末胡震亨编《唐音统签》时,发现刘兼“集中有《长春节》诗,为宋太祖诞节”,王周集中“有汉阳军、兴国军,为宋郡号,殆五代入而人宋者”,都存疑而收入。我再追究,知刘为长安人。宋太祖乾德三年(965),自起居舍人,通判泗州兼兵马都监。开宝六年(973),参与修纂《五代史》。七年,为盐铁判官。太宗太平兴国三年(978),与张洎等同知贡举。又

跨代的诗人

■陈尚君



曾官荣州刺史。肯定生于五代后期,诗集则全为入宋后作。王周应该更晚,就是王安石知鄞县时的那位明州王司封,时间到仁宗时了。只是从考证的可靠程度来说,前者可百分百地做结论,后者仅有十之五六的把握。

再有谭用之,多年前因毛泽东化用他《秋宿湘江遇雨》“秋风万里芙蓉国,暮雨千家霁霁村”一联,写过“芙蓉国里尽朝晖”,为人所知。他的七律,确实有特色。谭之生平,我穷尽文献加以追究,仅知他字藏用,善为诗而官不达。居嵩洛,与王景纯、左嵩为友。又曾至湖湘,五代末至宋初在世。依据材料是两则。一是宋尹洙《河南集》卷一二《王曙神道碑》:“考景纯,少客燕地,感家世儒者,不当用材武进,乃南游嵩洛,得左嵩、

谭用之者为之友,寔以文称。还太原,至境上,时刘氏方据其地,叹曰:‘天下将定,以区区一方支天下兵,此危国也。’遂不入,止上党。帅延致幕府。府罢,不复作吏,购四方书,或手抄之。晚年书数千卷。端拱中终京师。”所讲是王景纯的事迹,附带提到谭。谭诗有《寄左先辈》,殆即左嵩。据此知

王、谭交游在刘氏割据北汉期间,但谭未附北汉。《全五代诗》卷一〇〇列谭入北汉,全出假想。《宋史·文苑传》云“开宝初有颖贲、刘从义善为文章,张翊、谭用之善为诗”,时距宋受周禅方十年左右。也就是说,谭可知事迹都在宋初20年内,可知他出生五代中期,诗因《唐诗鼓吹》《唐诗品汇》之收录而广传天下,但目前看不到入宋前的作品。该怎么办?

还可以说到五代末到宋初以衡山为活动中心的一群诗人,知有廖融、翁宏、王元、李韶、狄焕、曾弼、王正己、任鹤等十多人。最有名的诗是翁宏《官词》中“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”两句,晏小山录入词而成不朽经典。核心人物是廖融。廖氏为虔州豪族,唐末依附湖南马氏而崛起,以仕宦、文

学显,廖爽是第一代,廖匡图、廖匡齐、廖匡凝是第二代,廖融不仕,是第三代,后四人皆有诗传世。廖融这群人的记录,来源于宋前期的几种笔记和地志、文集,有绝对年代者,几乎都在宋太宗朝。然而宋、明两代都视他们为唐诗人,从研究廖氏家族文学与五代宋初衡山文学来说,也有必要保存他们的作品。我现在的办法是,将他们划定为一个朋友圈,另编一卷,在卷首说明始末,让读者自行判断。

再说两《南唐书》有传的人物。如罗颖,《马氏南唐书》卷二举有传,南唐亡后,他在宋再应乡举下第,经汉高祖庙,题诗云:“嫫媿群豪夸大度,可怜容得辟阳侯。”诗人宋后作,表达的是不容于新朝的事迹,附带提到谭。再如邵拙,《马氏南唐书》卷二二有传,入宋后应制举,未发榜而卒,据说其诗有“万国未得雨,孤云犹在山”,为名位未达之讖。水部郎中赵庆誉其为“迈古文章金鸞鷲,出群行止玉麒麟”。《全唐书》收二人诗,估计认为入宋未久之事。但《舆地纪胜》卷四六载:“本朝邵拙,宣城人。咸平中寓于舒,就应制科。”这时距离南唐之亡,已经25年了。估计《马氏南唐书》所据为龙衮《江南野录》,而忽略了后者叙事到仁宗朝。

编录一代全诗,目的是储材备用,满足各路学者之需求。唐诗传本复杂,加上人事纷纭,典籍歧互,处理稳妥很不容易。我从事斯役,倏忽已38年,与早年之好意气用事不同,文本之可靠与否,从百分制刻度来说,有几份把握,早已心知肚明,关键是如何表达更稳妥。写出来向读者请教。

张学良与鲁迅,一个是军人,一个是文人,两人之间应该没有什么交集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笔者阅民国期刊时,偶然在1947年11月16日《大报》上看到署名“何必”的《张学良谈鲁迅》。文章不长,照录如下:

张学良蛰居台湾之后,一共有两个政府大员去探望过他,第一个是张学良口中的“柳老”莫德惠,第二个是张治中。

张治中之访张学良,对张学良出山这一个谜,似乎透显了一丝希望,外界甚至至于传说张学良的出山,将取张治中的地位而代之。这就是说,张学良可能担任西北方面的军事责任。

不过看张学良在台湾近日的动向,不管他是否会在西北担任职务,而他的出山,似也言之过早。因为近日来张学良的生活,依旧和莫柳老访问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
张学良现在居然大读其鲁迅全集,红封面的二十巨册的书,厚厚堆满了他的书桌,他和张治中谈到鲁迅,说道:“鲁迅的文笔的确辛辣之至,我也被他骂得好苦。”因为鲁迅的杂文中,确曾大骂过他。张治中听了,只好对他笑笑而已。

张学良对于鲁迅的旧诗也颇佩服,他认为自己的诗只不过发点牢骚,论含蓄泼辣,则不及鲁迅万一也。

《大报》为宁波的地方性综合报纸,具有一定的国民党背景。“何

必”不知何许人也,或为《大报》记者。从这篇文章可看出,张学良对鲁迅很推崇,不仅认真阅读《鲁迅全集》,而且认为鲁迅的文字“辛辣之至”。他对鲁迅的旧诗也很佩服,认为既“含蓄”又“泼辣”。张学良还是有眼光的,鲁迅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,后又师从章太炎,其古文和旧体诗词功底非常深厚。至于文中提到张学良说自己的诗“只不过发点牢骚”“不及鲁迅万一”,似乎并非自谦。笔者将张学良临别时赠给张治中的诗抄在这里,读者自可分辨:“总府远来意气深,山居何敢动嘉宾。不堪酒贱愁知己,惟有情茗对此心。”事实上,张学良在此之前已关注鲁迅。1941年10月27日,他在日记中写道:读何凝编的《鲁迅杂感选集》,感觉有些生气,同时感觉着鲁迅死得太可惜了!可是他的文字,活气生生的,活跃于纸上,字字句句,侵入你的骨髓,振荡你的神经;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,可是在鲁迅文字之前,我有点发抖了,一方面是惭愧,一方面是热血沸腾,好像鲁迅枯脸,显于我的面前。那末,可以说——确是得说他是永生。

张学良谈鲁迅

■曾祥金

一位经历过“改旗易帜”“中原大战”“西安事变”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将军,竟然在鲁迅的文字面前感觉“有点发抖了”,鲁迅作品给张学良带来的刺激不可谓不大!

1942年5月23日,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《鲁迅的伟大》,其中有一段:

鲁迅他不怕一切,大声疾呼,敢说敢写,是为了什么?……他是为了想救中国大众“出水火,登衽席”。这正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地方,也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处所。

同年8月27日,他在读书笔记中又写道:

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伤痕,刺了我的隐疾——我是烦恶他这些文章。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后,感觉上有些不同了,好像我吸收了“维他命”一样。她不是“雅[鸦]片”,可以麻醉你一时,她是“维他命”,人生永远的必需品。她不是高贵的补品“芙蓉膏”,她是平平常常的东西。不过由他提炼发现了,好像大夫们由米糠里提炼“维他命”一样。

当时的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在贵州,且不允许任何人探望。鲁迅的作品就成了张学良孤寂生

活中的“维他命”,是“人生永远的必需品”。我们从张学良对鲁迅作品的上述评价中,也更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发动西安事变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张学良在1993年将他的私人藏书赠送给台湾东海大学,相关研究者在张学良捐赠的《鲁迅全集》首册书名页上发现一篇六百多字的“鲁迅先生研究纲要”,开首就说:“纪念鲁迅,要用业迹;纪念鲁迅,要懂得他,研究他,发展他。”“鲁迅是

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鲁迅。学习、研究、发扬他的学术作品和为人而战斗的精神,这也是每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权利和义务。”接着从思想、行状、创作、翻译、学术和鲁迅作品在外国六个方面对鲁迅的研究路径进行描述,这六个方面成了以后日渐形成体系的鲁迅研究的主要方面。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鲁迅的杂文,要关注它怎样“形象化”鲁迅所斩击的敌人。

张学良对鲁迅杂文价值和特点的理解,远非一般读者所能企及。此时的张学良似乎成了鲁迅的“知音”。一代少帅与一代文豪竟有如此缘分,让笔者不禁感慨历史的“有味”。

《黑格尔〈精神现象学〉句读》(十卷本)



邓晓芒 著
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
定价:1,180.00元

黑格尔的这部著作阐述了自己哲学观点和方法论原则,自称此书是他哲学体系的导言,1807年出版。其内容分为3部分:一、意识、自我意识、理性;考察个人意识发展的历程,相当于精神哲学中的主观精神。从“自我意识”直到“理性”,个人意识的发展明显地重演人类意识的发展阶段,出现了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态。二、精神;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和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意识形态,相当于客观精神。三、宗教和绝对知识;考察对无限本身的认识,相当于绝对精神。

发行业务电话:010-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(100706) 邮购电话:010-65250042 65289539 网址:
www.peoplepress.net